

· 青年文库 ·

卡西克主义与墨西哥当代政治经济关系

· 周楠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卡西克主义一直是困扰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卡西克的历史原型来自于印第安人古老的村社制度,从殖民地社会、考迪罗政权一直到政党政治时期,卡西克主义不断调整自身的存在方式,成功依附于不同类型的政权并且与之实现了利益共享,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卡西克统治的特点体现为封锁所辖区域的对外交往并垄断当地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为个人谋取利益,在地区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卡西克主义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卡西克主义的彻底根除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民主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 卡西克 卡西克主义 资源垄断 现代经济关系 现代民主制度

“卡西克(cacique)”一词来自于印第安土著语言阿拉华克语,意思是“拥有房子或者持家”,其历史原型是印第安村社的族长。卡西克主义起源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政策扩大了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市和印第安人聚居的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印第安农民在社会生活中被日益边缘化,受到主流社会的忽视和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既了解村社情况、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需要的人得到拥护和信赖,他们虽然在国家行政机构中没有职位,实际上却是印第安农民的精神领袖,这就是卡西克主义的起源。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卡西克主义对拉美各国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识卡西克主义的本质及发展趋势对研究拉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卡西克主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美国和拉美的很多学者指出,与卡西克主义对整个拉丁美洲国家产生的影响相比,它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墨西哥的卡西克主义具有显著特征,这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印第安人的风俗传统、西班牙人的殖民经历以及许多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紧密相连。墨西哥耕地稀少、降水不足等不利因素成为墨西哥个体农业发展的先天障碍,却为少数人垄断关键资源、控制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加上印第安人的男权主义传统以及墨西哥国内权力常常过于集中

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共同促使了卡西克主义的产生。

一 卡西克主义的定义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存在着两种具有不同性质的卡西克。一种是由西班牙王室授衔的印第安贵族,他们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的一分子,但并没有实权,实际上是殖民者统治印第安人的工具。另一种卡西克是在墨西哥历史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方势力,其权力或者来自于继承,或者来自于在当地的崇高声望,他们牢牢控制着墨西哥的广大农村地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执政地位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之外,权力来源于对村社关键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第二种卡西克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过卡西克主义。美国学者保罗·弗里德里希从这一社会群体的外部特点、内部构成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概括,认为卡西克主义是“从殖民时期或者独立战争开始,在农村地区存在的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权力,受到亲属、火枪手和信众的支持,以暴力和威胁的方式维护其统治。这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形式,不受国家法律规则的制约,却又与之共存,相互联系和支撑”^①。这个定义指明了卡西克主义“非正式”

收稿日期:2009-06-18

作者简介:周楠,女,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获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助教。(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广州 510275)

^① Paul Friedrich, “The Legitimacy of a Cacique”, in Marc J. Swartz (ed.), *Local Level Politic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 20.

“个人化”“与合法权力共存，相互联系和支撑”等特点。后来，以罗赫尔·巴特拉为首的一些墨西哥社会学家又对这一定义作出了重要补充，指出卡西克的作用是“充当政治和文化上的中介，缩短了村社农民和国家以及各州在习俗、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差距”^①。这一补充的意义在于指出了卡西克主义存在的职能和意义。我们在看到它的“非法”和“独裁”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卡西克主义对农民生活并非毫无益处，它有时还为农民的生存提供便利。卡西克主义是应特殊的社会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

二 卡西克统治的特点

封锁所辖区域的对外交往，并垄断当地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为个人谋取利益，构成卡西克统治的一大特点。对关键资源的垄断为卡西克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在农村，这个没有任何薪金的职位远比政府职位更加受到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的杜拉兹诺村，一个管理农村事务的官员收入是每天1个比索，而卡西克不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一员，没有工资，其收入来源主要是“收到的贿赂、贪污税收和村社公用土地租金、土地收成以及村社的其他收入，年收入超过2万比索”^②。卡西克利用分配土地的权力和自身经济实力加深了农民对他的依附，当农民动摇他的统治时，卡西克就会威胁撤出经济帮助或收回贷款，将农民置于绝境。卡西克还贿赂官员，使政府对农民被剥削的悲惨状况视而不见。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莫里斯·贾诺威茨认为，“在一个相对隔绝和封闭的社区中，权力结构倾向于单一化。”^③控制新闻媒体、减少人口流动，减少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反对派与农民之间交流和联合的可能性。封闭隔绝的状态更便于卡西克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谋取经济利益，而经济实力又反过来巩固了政治权力，保障了统治的稳固。政治势力的扩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相互促进，使卡西克逐渐成为独霸一方的巨人，成为农民在寻求独立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障碍。

卡西克在地区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的双重作用构成其统治的另一特点。应该看到，卡西克为普通民众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其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墨西哥农业的天然劣势，个体农业很难发展，卡西克在组织农业生产、引水灌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卡西克被称为“水利卡西

克”或“农耕卡西克”。另外，卡西克凭借与政府和官员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能够帮助农民解决一些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的困难。一位在阿克托潘村生活多年的知情人说，“我觉得他们（两个当地的卡西克）帮助了村民……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村民经常求助于他们帮助申请入学、修路、争取饮用水、电力资源……最终他们成为了村民的领袖。”^④卡西克主义长期存在的基础是农民对卡西克的需要和依赖，卡西克是农民对外交往、参与社会生活的纽带，这种纽带作用是应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然而，对辖区内农民的恩惠无法掩盖卡西克依靠剥削底层人民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本质。在统治稳固时，卡西克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农民利益，使二者保持一定的平衡以获得支持。当权威受到挑战时，他们就马上收缩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政治上排除异己，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对势力；经济上严密控制，保障其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卡西克的双重身份反映了卡西克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在政治层面，卡西克在上层权力机构面前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出现，是农民利益的实现者，同时又是独裁媚上、剥削农民的始作俑者；在经济层面，卡西克既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推动者，又是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支持者，反对和抵制开放、平等的市场经济。

卡西克依靠控制和垄断当地重要政治、经济资源和封锁辖区的对外联系渠道以谋取经济利益，民众只能通过支持并依附于卡西克的统治来获取满足生存需要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墨西哥人对卡西克主义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卡西克”这个词已经成为被人唾弃的负面词汇；另一方面，许多卡西克又被当作英雄来对待，在很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中以人民领导者的形象出现，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卡西克既痛恨又依赖的现状。卡西克的专制和横征暴敛让人愤恨，他们却又是普通民众利益的实现者，没有卡西克，他们的诉求就难以被当权者所了解。

^① Roger Bartra, “Campesinado y Poder Político en México: Un Modelo Teórico”,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4, No. 3/4, 1972, p. 40.

^② Paul Friedrich, “A Mexican Cacicazgo”, in *Ethnology*, Vol. 4, No. 2, 1965, p. 201.

^③ Morris Janowitz, *Community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Free Press, 1961, p. 129.

^④ Jorge Gutierrez, “El Sistema Político y la Burguesía Rural en México: El Caso del Valle del Mezquit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3, 1977, p. 907.

表1 圈地运动与卡西克主义的相同点

	圈地运动	卡西克主义
地点	农村	农村
社会状况	工商业初步发展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存	工商业初步发展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存
实现利益的基础	对土地的占有	对土地的占有
农民的遭遇	1. 遭到剥削, 土地被剥夺 2. 成为工人	1. 遭到剥削, 土地归村社所有 2. 根据卡西克需要, 有时会成为工人

资料来源: 作者总结整理。

表2 圈地运动与卡西克主义的不同点

	圈地运动	卡西克主义
时代背景	资本主义萌芽, 对外贸易增加	生产方式落后的农村日益被边缘化
最先开始的地区	工商业最发达的农村	生产方式落后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
动机	追求商业利润	谋求个人经济利益
实现方式	开展商业活动	利用权力贪污村社收入, 出租公用地
收益去向	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个人消费	卡西克个人消费和享受
影响	1. 农业劳动力获得解放, 成为雇佣工人 2. 工商业得到发展	1. 农业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 2. 工商业没有得到发展
被占区域状态	开放, 贸易活动频繁	封闭, 对外交往不多

资料来源: 作者总结整理。

三 卡西克主义与墨西哥现代经济的关系

(一) 卡西克主义的经济性质

学者路易斯·巴勒认为, 卡西克主义是“在农村地区, 资本主义进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的一种典型的政治统治形式”, 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表现”, 卡西克代表着“进入农村社区的资本主义因素”。^① 本文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代表英国“圈地运动”与卡西克的统治进行比较, 来分析卡西克是否能代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进入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

“圈地运动”和卡西克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1)。比如都发生于农村, 兴起于工商业初步发展和落后生产方式并存的历史时期, 卡西克与英国地主贵族实现利益的基础都来自于对土地的占有, 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都遭到残酷剥削, 有时还要被迫参加一些商业活动。

然而, 二者具有更多本质上的不同点(表2)。

“圈地运动”兴起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开辟, 英国的毛纺业和羊毛出口业迅速发展, 畜牧业成为获利丰厚的行业, 牧场的收益远远超过耕地。在这种情况下, 从工商业最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 地主贵族开始圈占农业用地。“圈地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是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对外贸易需求的增

加。新兴的资本家受到商业利润的驱使而圈占农业用地, 这个运动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开始。相比之下, 墨西哥的卡西克主义产生在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的农村。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农村在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农民在社会生活中被日益边缘化。卡西克主义广泛存在于经济较落后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 卡西克垄断着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关键资源。因此, 卡西克主义并不是“进入农村社区”, 而是扎根于落后的农业地区, 以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为基础, 成为农民对外联系的媒介。

在英国, 地主贵族将耕地圈为牧场, 目的是通过开展商业活动的方式追求利润, 所得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扩大再生产。牧场主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商业活动。墨西哥的卡西克拥有土地的分配权, 但是没有所有权, 不能随意转让村社土地, 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于贪污村社收入和出租公用土地。卡西克有时也开展商业活动, 比如收购、倒卖农产品、开采矿产等, 但是凭借政治权力来谋求经济利益仍是卡西克获取财富的主要渠道, 经济活动处于从属地位, 商业利润不是卡西克追求的主要目标。

“圈地运动”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成

^① Fernando I. Salmeron Castro, “Modernidad y Prácticas Políticas: Democracia, Eslabonamientos y Mediaciones en la Sociedad Civi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4, No. 1, 2002, p. 40.

为雇佣工人，加速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工商业在被圈占地区获得发展，由于贸易的需要和商业活动的开展，被圈占地区对外联系频繁。在墨西哥，卡西克主义所产生的结果截然相反。在卡西克统治的区域内，农业仍是经济主体，工商业和手工业所占份额极小，几乎没有获得发展，整个区域在对外交往中处于被动状态，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人口流动受到监视和限制。

因此，卡西克主义与“圈地运动”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虽具有一些表面的相似性，但是从时代背景、运作方式、最终目的和影响等方面来看，卡西克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进入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的代表因素。具体说来，卡西克是在墨西哥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残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封建因素，是掺杂在现代经济关系中的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对倡导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二）卡西克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卡西克主义阻碍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经济增长与衰退又对卡西克主义产生作用。但是，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同样是经济增长，有时可以对卡西克主义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

学者豪尔赫·古铁雷斯对阿克托潘、伊柯斯奇潘和新玛潘三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卡西克主义的消亡。他发现，在经济最发达的阿克托潘，卡西克的统治力量相对弱小。经济增长催生了“农业资本家、商人等新的社会群体”^①。伊柯斯奇潘的经济发达程度逊于阿克托潘，卡西克主义仍处于统治地位，但这种地位正在受到质疑和削弱，以乡村教师和较富裕的农民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为争取更多的权利正在同卡西克进行抗争。在经济最不发达的新玛潘，卡西克的统治力量最强大，所有的反对力量都遭到压制和打击。

豪尔赫·古铁雷斯的研究样本很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通过研究墨西哥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与古铁雷斯完全相反的结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墨西哥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GDP由1960年的124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670亿美元^②，年均增长率为6.5%，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11位，已接近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发达国家。但是这一时期的卡西克主义实力空前强大，

卡西克牢固地控制着农村和城市中的劳动者，代表卡西克利益的革命制度党在中央和地方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选票而成为国家唯一的统治力量。

事实上，对于像墨西哥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处在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产生的影响是千差万别的。在墨西哥，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少数人享有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相当一部分人仍处于贫困或极端贫困的状态，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2007年，处在墨西哥财富金字塔最顶层的10%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40%，而最底层的10%的人口只占有国民收入的1%。全国最富有的38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2007年GDP的14.4%，首富电信业大王卡洛斯·林家族拥有将近680亿美元的财产，相当于当年GDP的8.6%。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墨西哥尚有44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0%^③，其中1400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卡西克主义正是这种财富分布严重不均的社会状况的缩影。在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只带来少数人财富的增长，没有让多数人、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受益。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趋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差异，这样的经济增长不但不能消除卡西克主义，反而加深了社会中下层人群对资源占有者的依赖，使卡西克主义历久不衰。

四 卡西克主义与墨西哥民主政治

（一）卡西克的社会政治关系

庇护关系是卡西克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关系。在村社内部，卡西克垄断重要资源，农民如果想获得分配土地、生产工具或者参加社会事务，就必须服从卡西克的统治。在村社外部，卡西克通过

^① Jorge Gutierrez, "El Sistema Político y la Burguesía Rural en México: El Caso del Valle del Mezquit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3, 1977, p. 904.

^② 黄志龙:《“石油繁荣”的可持续性反思——墨西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4~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

^③ 墨西哥财政与公共信贷部2007年公布的数据。http://www.shcp.gob.mx/InfGub/Paginas/default.aspx

效忠政府和实施贿赂来换取政治支持。学者古铁雷斯认为，“卡西克权力的有效性和控制一个地区的能力取决于卡西克是否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和取得官方权力机构的援助。”^①这句话指出了卡西克在庇护关系网中的“媒介”作用：农民借助于卡西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参加社会事务、实现公民权利，政府则通过卡西克确保农民对自己的认同和支持。卡西克既是庇护人，又是被庇护人，成为庇护关系中的关键环节。

政府官员、卡西克和农民组成了一条庇护关系链，这种垂直型的关系与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正好相反。在现代民主制度国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社会群体通过结盟来捍卫本阶层的共同利益，比如工人、农民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管理时，这些组织能够比个人发出更有分量的声音；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这些组织能够发动成员联合起来进行抗议。处在垂直方向上的利益关系则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上级与下级、领导与群众之间会受到来自法律、社会舆论的监督。因此，庇护关系与现代民主制度存在根本上的冲突，是无法共存的。

“个人化”和“非正式”的特点，以及卡西克在农民和政府之间所发挥的“媒介”作用，使卡西克主义与庇护关系紧密相连，与民主政治制度所要求的社会关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卡西克主义的政治性质

卡西克的权力也会受到来自反对派的抗争和制约，在与反对派斗争失势时就会出现权力更替，反对派的监督和斗争客观上给予农民更大的生存空间。然而，肯定反对派的作用不代表卡西克主义的权力具有民主色彩。从权力的获得方式来看，卡西克一般要依靠继承、武装斗争、政变或者上级委任来谋取权力；从卡西克的政权本质来看，卡西克主义是少数人依靠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建立起的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从统治的实现形式来看，对管辖区域实行高压统治、控制传媒和信息渠道、禁止言论的自由传播和民众之间的联合或结盟是卡西克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

卡西克主义是一种带有独裁、专制性质的权力形式，其思想根源来自“民粹主义”思想，强调领袖的个人感召力和对领袖个人的效忠，其“权力的个人化”特点与现代政治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责任的制度化”完全相悖，这说明卡西克主义与政治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无法融合。

（三）卡西克主义在墨西哥政党选举中的作用

墨西哥革命中后期，卡耶斯总统为整合地方力量而创建革命制度党（原名为国家革命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力量。在政党参与者中，卡西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或是直接加入执政党，或是利用对群众的控制来操纵选举，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合作者，依附于政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卡西克与革命制度党之间的协作是非常有效的。墨西哥虽然成功地举行了数届总统、地方长官和议会的选举，但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政党轮替制度，在2000年以前，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所有的总统选举以及几乎所有的议会和地方选举，成为国家独一无二的统治力量。卡西克帮助执政党赢得选举，又通过执政党来实现自身利益，在民主政体下，革命制度党和卡西克的利益被牢牢捆绑在一起。

在农村，卡西克担任国家农民联合会的基层领导人，采取威逼和利诱并用的方式，促使农民参加投票，并且投给革命制度党。根据规定，农民联合会无权剥夺农民土地，这一权力赋予卡西克控制农民的合法性，不合作的农民会按照国家“规定”被剥夺土地。卡西克还利用其把持的银行低息贷款和灌溉水源等作为扶持农民的手段。学者迈阿斯对1952~1967年间六次选举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联邦区、下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在65%~70%之间；在以农业为主的塔瓦斯科、恰帕斯、伊达尔戈等州，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高达95%以上^②。农村选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投票率却明显高于城市选民，证实了卡西克在左右农民参与选举以及投票意向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社团主义催生了城市卡西克。革命制度党在不同行业中组织工会，劳动者通过参加工会来实现权益，工会卡西克负责筹集选举经费、带领会员投票和为会员提供优待。一些势力较大的工会卡西克几乎能够决定行业利润、销售和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坦皮克州的石油工会主席霍尔金·加利西亚就是如此。卡西克在组织劳动者参加选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城市选民构成复杂，利益诉

^① Jorge Gutierrez, “El Sistema Político y la Burguesía Rural en México: El Caso del Valle del Mezquit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3, 1977, p. 908.

^② Joseph L. Klesner, *The Evolving Party System: PRI, PAN, and PRD*, 转引自高波：《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与国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0年。

求更加多元化,卡西克难以通过控制几种关键资源来左右多数选民的意向,因此革命制度党在城市的得票率相对较低。

农村的卡西克主义与城市中的社团主义是为革命制度党辅选的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88年前后的选举透明化改革、反对党实力的增强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等因素,近20年中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甚至在2000年大选中失去了政权,并在2006年大选中再次败北,这反映了卡西克主义为政党辅选的有效性正在下降,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卡西克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牢固地控制农民和劳动者,其统治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五 卡西克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 消除卡西克主义的障碍

2000年总统大选后,墨西哥联邦选举研究院对一个贫困偏僻的村庄中的400名30岁以上选民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现出对革命制度党操纵选举不满,希望维护选举的公正性以及投票意向不再听从他人支配。这些回答显示了革命制度党利用卡西克主义来操纵选举已经失去了效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恰恰是在这个被调查的地区,革命制度党得到了近80%的选票。

为何选民接受采访时的言论与实际投票行为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呢?另一组调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上述村民被问到生活状况时,他们往往回答:“很多时候首要问题是吃饭,总得给孩子们弄点吃的”,“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我需要生活,所以只能应需要而动。”^①可见,导致村民既反对贿选,又接受贿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极度贫困。比起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维护民主权利只能退居次席了。在墨西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同他们的情况类似,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40%的人口,是卡西克的主要追随者和拥护者,也是政党选举中被利用的对象。

中等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比重小,成为反抗卡西克主义的另一个障碍。亚里士多德认为,“中等阶层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中等阶层不发达是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②这一论述强调了中等阶层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富有阶层利

用底层人民的贫困和无知谋取自身利益,被剥削者由于自身条件局限和对资源持有者的深深依赖,无法成为反抗卡西克主义的主要力量。中等阶层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反对卡西克主义、维护社会公平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墨西哥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中等阶层在社会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小,没有足够力量反抗卡西克的统治。墨西哥的中等阶层不但所占比重小,而且这一比重正在越来越小。1970年中等阶层在墨西哥社会所占比重为60%,1984年降至40%,2000年仅为34%^③,与之相比,2000年西欧国家的中等阶层占总人口的67.34%,日本的中等阶层达到总人口的将近90%。墨西哥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贫困人口无法享有社会资源、富有阶层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中等阶层的弱小使整个社会缺乏反抗卡西克主义的基础和力量。

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传统和“民粹主义”思想成为反抗卡西克主义的思想障碍。马克斯·韦伯将约束公民行为的规则分为“法律秩序”和“传统秩序”,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规则共同起作用来评判社会现象和约束公民行为。在墨西哥,“传统秩序”在社会生活和公民观念上具有主宰地位,卡西克的权威得到尊重和敬畏,政府颁布的法规法令是否能顺利推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卡西克的意愿和利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缺乏“民主的思维 and 习惯”^④,卡西克的统治以及其赖以生存的庇护关系在墨西哥人的意识中被赋予“合法性”,是卡西克主义无法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转第61页)

^① Andreas Schedler y Laura Manríquez, “El Voto Es Nuestro, Como los Ciudadanos Mexicanos Perciben el Clientelismo Elector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2004, pp. 72-92.

^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8页。

^③ Luis Huesca Reynoso, ¿Desaparece la Clase Media en México? *Una Aplicación de la Polarización por Subgrupos entre 1984 y 2000*, Documents de Recerca del Programa de Doctorat d' Economia Aplicada,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Febrero de 2004, p. 25.

^④ Miguel Angel Vite Pérez, “México entre lo Legal y lo Ileg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2002, pp. 210-212.

响和国际地位，可以预见，三国今后还会对对话论坛投入更大的精力，不断加大合作力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对话论坛的发展前景是较广阔的。但另一方面，对话论坛也面临着不少挑战，这些挑战会制约其发展的速度，使其难以迅速向前推进。

主要参考文献

1. 江时学主编：《2006～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 孙士海、江亦丽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
3. 郑瑞祥主编：《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
4. V. P. Dutt,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9.

5.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6.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8-2009*, New Delhi, 2009.
7.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7-2008*, New Delhi, 2008.
8. Ruchita Beri, "ISB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9. Monica Hirst, "Brazil - India Relations: A Reciprocal Learning Process", i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January - June 2008.
10. V. Shivkumar and Dattesh, "Asia, the India Ocean and Latin Ame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2, No. 1, Spring 2008.

(责任编辑 刘维广)

(上接第54页)

(二) 卡西克主义的发展趋势

卡西克主义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1970～2000年，墨西哥的城市人口由27.3%增长到67.3%^①，劳动者从事行业的多样性导致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卡西克很难通过控制一种或几种关键资源来维持统治。城市里对外交流和信息传播更加通畅，必然会给新增的城市人口带来观念上的变化。墨西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1984年的5.64年上升到2004年的9.03年，公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具有民主倾向。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普及、国际间交往合作的增加等多种因素也把卡西克及其统治推向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对于卡西克主义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从西班牙殖民政府、考迪罗政权，一直到现代政党体制，卡西克主义不断调整自身，成功地依附于不同政权并且实现了利益共享，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卡西克主义的彻底根除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民主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志龙：《“石油繁荣”的可持续性反思——墨西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4～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 Paul Friedrich, "The Legitimacy of a Cacique", in Marc J. Swartz (ed.), *Local Level Politics*, Chicago, 1968.
 3. Roger Bartra, "Campesinado y Poder Político en México: Un Modelo Teórico",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4, No. 3/4, 1972.
 4. Paul Friedrich, "A Mexican Cacicazgo", in *Ethnology*, Vol. 4, No. 2, 1965.
 5. Morris Janowitz, *Community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Free Press, 1961.
 6. Jorge Gutierrez, "El Sistema Político y la Burguesía Rural en México: El Caso del Valle del Mezquit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3, 1977.
 7. Fernando I. Salmeron Castro, "Modernidad y Prácticas Políticas: Democracia, Eslabonamientos y Mediaciones en la Sociedad Civi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4, No. 1, 2002.
 8. Andreas Schedler y Laura Manriquez, "El Voto Es Nuestro, Como los Ciudadanos Mexicanos Perciben el Clientelismo Elector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2004.
 9. Miguel Angel Vite Pérez, "México entre lo Legal y lo Illeg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2002.
 10. Ariza Marina, *La Urbanización en México en el Ultimo Cuarto del Siglo X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3.
-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Ariza Marina, *La Urbanización en México en el último Cuarto del Siglo X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3, p. 6.